

1

卷一



0

書名

山書 抄本共拾肆冊

第幾號

有無夾板書套

裝訂狀況

第幾冊 第幾卷 原缺頁 補配頁 共幾頁

刊誤之頁 訂字損之頁 缺校點之頁 修描之頁 外幾加頁

第二冊 封面封底各肆葉

本文藏印 藝芸書會

汪平陽氏

璜川吳氏收藏圖書

康熙上諭壹葉

第一卷本文伍拾捌葉

第二冊 封面封底各叁葉

第三卷本文貳拾伍葉

第四卷本文貳拾柒葉

第三冊 封面封底各叁葉















下後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察被旁人出首  
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啓崇禎  
事跡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台  
罪爾部即作速傳諭行特諭欽此欽遵  
崇禎事跡十八卷裝成七本

山書第一卷

予告休致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詹事府左侍郎事孫承澤撰  
故明愍帝召對上傳奏疏備考紀畧

登極追崇詔

天啓七年八月愍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  
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  
於親始典閔教衆誼切同心彝章具存肇科  
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  
徽音夙熏於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蘋在昔皇





考毓我弟昆蓋華萼共輝于連枝而履復各  
勤于雜重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  
源遠眇躬荷世及之麻情亦深于惓慕欲酬  
罔極宜備追崇正儼體之鴻稱舉遷祔之上  
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其  
會官詳議采說欽哉故諭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  
稱天以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

久也鴻猷洋溢績畝古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  
崇廟號決惟大行皇帝躬克舜之資致唐虞  
之治繼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雪耻除凶赫  
聲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蕩乎正直  
之風朝講勵精批答如響率稱郊禮則無言  
之編格胥虔篤念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  
乃至憑几之末命亦惟國事之勞心厥功茂  
矣厥志偉矣不有鴻稱遏昭盛美然而聞見  
寡昧無以量測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能



形摹其彷彿爾禮部其集文武羣臣悉心詳  
議立名惟核取義惟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  
來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我皇兄之木  
于無斁欽哉

懿安尊號

崇禎初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  
新猷允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一繼之  
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於因心芳聲  
昭于圖史予懷前烈豈敢或愆敬惟皇嫂皇

后發祥瑤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  
先皇久負內助宗廟夙享馨香陰教月章徽  
音嗣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  
曰懿安皇后於戲追龍馭于鼎湖式重覩天  
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奕世之休布告四  
方所宜知悉

冊封皇后

崇禎初詔朕闡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  
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儷體于兩儀而弼



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丕夏思順  
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德  
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壺教宜正隆稱  
元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皇兄慎選以  
配朕躬夙夜無違而闡敬戒已受封章于潛  
邸丕續景命以維新四德咸脩六宮者範可  
冊立為皇后女順蔚承乾之佑坤寧協應地  
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上紀元之號一  
曰乾聖一曰興福一曰咸嘉一曰崇禎片用  
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崇禎初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  
臣無將有位之烟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  
大懲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類  
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切思先帝以左右  
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



遇專一逞私值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  
威福難以枚舉畧數其槩皇兄懷寧公主生  
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或道  
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其目未  
瞑借者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慘毒  
備至又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私立斃  
多命他若謾諤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  
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伍崇五  
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  
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臣惡  
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忌忠賢  
苛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  
貯庫傳國奇珍異金銀等物朋比侵盜幾至  
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  
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臣  
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物  
盡數藉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



清查確奏如有隱匿朦蔽苛情許堪實糾叅  
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弟侄親  
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說巨  
國典用彰苟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惡魏忠賢掃除所役憑藉  
靈寵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  
土逼自尊而自命尚公益帑弄兵陰謀不軌  
串通逆婦容氏傳逆聲息把持內外崔三秀  
委身權閹無君無親明據威福之權大開緝

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  
行原籍撫按魏忠賢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  
崔呈秀着于薊州斬首其容氏屍亦着查出  
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  
政之戒

### 褒錄忠直

崇禎初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蚤夜思  
維銳精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  
寵靈擅朝廷之威福竊結羣奸矯誣善類稍



有觸忌肆行恠殺年來誣讒不知幾許削奪  
不知幾許幽圜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  
于元象以致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  
惡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  
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鬱錮藉餘髦  
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爾該部院并  
九卿科道將以前黜害諸臣從公酌議採衆  
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褒恤卹與  
褒恤應廕卹卹卹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

官卹與復官應定用卹與起用尚有身故捏  
職難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勿致久  
淹傷照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  
王道蕩蕩有側宜乎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  
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復  
尋元黃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罷鎮守內臣

崇禎初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  
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



交諉力均則相擊自非審一以期何由出令  
制勝先帝於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  
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  
而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  
參商嫌隙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  
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觀  
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臣一槩撤  
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  
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

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  
領務殫竭忠畫以副朕懷語曰明臣委任以  
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罰爾兵部即  
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  
都著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  
如數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數  
目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攜帶回京毋得匹  
撓

停蕪杭織造



崇禎初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  
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  
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  
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  
生朕甚憫焉今將蕪杭現在織造錢糧上緊  
成造着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  
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  
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二重  
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海宇底

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枚卜閣員

丁卯十二月吏部會推閣員列十人名以請  
帝曰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  
敢自定敬求之天命設香案行一拜三叩頭  
禮為十闔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帝復拜  
叩畢還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為禮部尚書  
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標錢  
龍錫劉鴻訓周道登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崇禎元年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聞除邪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邇者逆惡罪樞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其奸蚤正國法蠹孽盡洗內外廓



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  
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濯肺  
腸各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誕漫  
之習勿得苟懷私圖致債國事動諉之權奸  
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  
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  
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清釐着該部院  
自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  
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

者以民因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臆熒聽不  
從國家起念專以窺矚妄營者朕不時廉察  
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於國計者遵我祖宗  
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其大法小廉柔遠寧  
邇以佐朕平明之治特諭

湖廣試錄

崇禎元年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  
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  
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落光明也而後可



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可  
以絕奔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  
寧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帶  
國家之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坊決  
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鋤異已而墜之淵引  
私人而充其橐其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  
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脉  
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殛凶  
除佞逆璫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遠

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  
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  
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  
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覩首班行玷污  
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  
得不歷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  
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廣微  
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  
生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



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  
為廣微伏籬之犬及見楊連左光斗酷刑垂  
死廣微佯為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  
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  
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杖卜有老成幹濟之旨  
蓋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夙練而新進之人  
其骨氣未堅疑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  
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為濟而即  
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當入

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就縮簡之列矣如  
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寧第執中用  
中寺語為哉求滿谿壑之腹大肆封豕之焰  
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  
要官起問二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  
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  
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  
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揆席不  
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淳夫攻銓



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  
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托  
鬻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閒過付  
圖漁人之利其賍私狼籍行道之人皆知之  
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同鄉  
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寺賍俱追  
助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鵷班  
諸賢趨蹌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  
自處矣乃被忝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

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想倏從倏背蘧廬  
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  
典試職鄉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  
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主于逢迎  
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  
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詈詆毀前賢劫以積威  
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效法手  
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  
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



揚漣之寃死羣臣共快而魯生序中詈漣曰  
竊聖賢盜豪傑走天下如鷺獨以為漣固忠  
賢所恨不得不罵此外多士如林蒸、尉、廷  
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培養而魯生  
詈之曰楚士抱璞墜于三時楚風趨上捷于  
細腰夫多士亦何寃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  
幸于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  
愛宋玉風藻于古齒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  
務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雨橫風媒

褻蕩佚屈子蹕厲說條之感哀悼悲此之調  
變雅為騷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厭薄屈宋  
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迫  
劫多士令之朕慄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  
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  
六十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職鄉後  
進使之迷所向往則猶可訝焉彼不教職鄉  
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  
諄教職鄉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



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之衡  
臣者衡楚臣據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  
諭有嘉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若心計重以  
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驗令諸士是步是趨  
夫職鄉即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瞎  
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職鄉死者戍者削奪者  
愛忠賢之酷止于天啓七年而受魯生試錄  
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亶

一時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  
天魯生亦何能辱職鄉獨是子孫相繼皆知  
魯生之醜則不能為魯生解矣及見皇上浩  
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揚漣寺上疏免  
贓希圖施恩職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  
需次欲徼吏垣之長夫吏長垣六垣之冠冕  
人才進退實攸關焉豈通身穢跡之人所可  
領袖職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昭同  
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



純忠亮節之英濟、梧掖魯生以醜類混迹  
舉世共棄職又安得嘿、處此乞皇上洞照  
神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速賜罷斥  
仍勅下禮部將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別為改  
正

禁交結內侍

崇禎元年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  
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  
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近侍人  
員互相交結漏洩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  
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治  
亂之源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誡至  
為明切昨逆黨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  
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



科抄立限

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  
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  
詔達於踰僭歷位爾從宜各愛身名倘有故  
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始罔顧王章朕  
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據  
實糾叅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崇禎元年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  
職掌內外覺察法立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

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  
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  
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今後  
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着各作速奏  
覆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  
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  
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違科部互相查勘具  
奏其扶同違玩者朕不時摘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崇禎元年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  
龍生長於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  
而畏盜咨臯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憐地  
方困疲不樂觀兵始聽其收揚六揚七以為  
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臯招之海  
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  
之變揚六揚七杳然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  
之死而不救咨臯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  
不去也疏入逮俞咨臯究治

光宗實錄

崇禎元年三月朔重脩光宗實錄成進呈先  
是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纂脩光宗實錄完  
吳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向高等進呈後逆  
閹竊政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脩于是霍維  
華謝啓光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傳會楊漣左  
光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  
上之時閣臣施鳳來等欲焚先所脩實錄司  
禮監王體乾以前所脩亦係奉旨事理國朝



無焚寶錄之例已之并貯皇史宬中

申飭誥勅

申飭誥勅論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章奏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楮之請也

起用舊輔

崇禎元年三月諭朕勵精化理注意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庶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韓爌忠謹真節淵識宏猷勛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期佐蕩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佇



至意欽哉故諭

追論舊輔

諭故輔魏廣微逞臆借威箝害朝正將國家  
大柄拱手授之逆璫致奸焰頓張毒通海內  
廣微實為禍首朕念密勿輔臣已經身故久  
從寬典會從僉同朕不能私著始先朝分處  
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廕一併追奪以為  
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闡割

崇禎元年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  
間有四五子以上愿以一子報官闡割有司  
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  
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  
軍兩隣歌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  
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為知近來無知小民  
希圖財利私行闡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  
至隕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  
收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



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  
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  
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  
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除嫡親祖父  
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  
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  
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右  
歌象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稟禁併行究處  
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濟仁

壽之域

燬三朝要典

崇禎元年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洎於熹皇  
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足光昭盛  
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  
綱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編駁不論朕  
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  
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官所有書板盡燬  
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



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  
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  
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脩倪元璐  
言私書當燬曰臣覩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  
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監其  
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  
說蓋當事起議與益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  
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

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二者必有其是不  
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  
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并之日雖  
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揚連二十  
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  
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  
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  
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  
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



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妍乃始創立私編標題  
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  
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覩  
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  
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  
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  
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再從  
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  
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列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  
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  
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  
亦不得援宋神宗手掣序文為例假竊誣妄  
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  
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  
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  
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



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  
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  
克纘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  
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能  
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  
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  
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  
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  
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

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笑朝聞夕逐  
矣揚士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  
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  
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  
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  
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  
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  
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  
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



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瑞之遺  
跡一日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  
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鈔存書板  
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  
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  
史凡閔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  
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  
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  
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仰之說毋許

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  
矣疏上下部議咸以為可毀遂下諭之侍講  
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衆驚問以為要典不  
可毀也于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閱邸報  
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  
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皇上于熹宗嘗北  
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  
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  
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



此忍心狠手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欲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孝慈應思當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充圖魚沒踵發禁庭

東宮危矣惟庭臣為朝廷特破在誥奸之威神祖先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先宗嗣寶匝月之內兩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惟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遊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



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  
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濟總鎮李可  
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平矣至于移宮一  
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  
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  
以定羣疑則負宸奠鼎他無遑恤彼謂宮眷  
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  
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已惟日爭挺  
擊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

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  
一書稱之為孝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  
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  
妨于毀如以皇帝之制為必不可更彼偽祠  
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賜鐵券錫十土田何  
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  
人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疏  
上以之辯為狂躁斥回籍

祈禱雨澤



崇禎元年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而百  
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  
登家給人足即國用咸有賴焉朕甚豔之踐  
祚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降康  
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  
祈禱雖霖霖稍沾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  
嘉禾方長之時伏爾連旬亢旱炎燠難堪將  
禾稼得無致傷而小民終藏將何以為計也  
爾禮部便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

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  
雨沾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申飭章奏

諭近來章奏相習冗長不便省覽可論事切  
當可行何必撫拾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  
不過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另本再奏着通  
改司飭

吏治民生

崇禎元年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



朝廷為民求牧必先吏治朕自御極以來早  
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戒司民牧者恬不  
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卿  
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  
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渺實  
效又奏云海內差煩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  
後萬不可加派朕竊思之更調速則民受  
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遽廬其一官自秦越  
其赤子宮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

藩臬郡縣等官務擇人地相宜俱遵照祖宗  
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朧并轉更不  
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官不  
時劾去勿令殃民故違者科道官即時叅奏  
以憑拿問仍治銓曹撫按官通同之罪近見  
言官薦舉人才不無憑私市恩真偽失實今  
後吏部將一切薦疏總勒一冊厥後所薦人  
才有隳職債事者即查當日舉主一併連坐  
再照遼黔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



少果能清核虛冒軍興日足該部即將新舊  
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備朝夕查  
閱外撫按官亦編查州縣赤曆私派分毫者  
即叅劾拿究不得照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  
俱在朕斷不爾貸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  
命脉非清操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畢自  
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缺速行  
推補朕既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亦當為  
國受民為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心元至意

慎重館選

崇禎元年六月給事中瞿式耜疏言竊聞昔  
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  
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  
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  
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  
與政入則論思啓沃闕君德之汙隆出則定  
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莫重焉然臣見近  
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滿身顏甲



以出橫口澄言等于市徒切嘆官至揆席豈  
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為一身名節惜獨不為  
官常愛大体乎反復尋繹其故盖由發軔之  
途不清楮藝之種不慎也臣考國初宰相不  
專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途經猶寬至世廟以  
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庶常  
之官即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即慎選行  
修言道之士尤恐他日晚節未愜初盟豈有  
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異日立朝能為國家

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  
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  
一種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  
之法鑽求百出敗簡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  
張鷟之青錢或根底先容冀受和凝之衣鉢  
又或排人益己無風作波伏影射于含沙利  
相持于鷓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眉  
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  
感歎孔子曰尊賢不惑教大臣則不眩以翰



林而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非而當陰陽相戰之時必將扶陰抑陽變理之能誰寄凡諸臣媚子之態番出于禮宗而稱功誦德之詞遍見于元老皆此患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清寧值

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不可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始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殼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無畫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意求才當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免也其試士之



題臣愚謂宜做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  
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  
詞費精神于無用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  
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臣考洪武  
癸丑命翰林張唯疇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  
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  
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才簡自帝心聖祖已有  
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  
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虞、古湮遺故以

史臣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群臣高議時政則  
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  
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  
臣于陳謝疏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畧言之伏  
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史臣二人簪筆入侍  
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  
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  
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省進言監生



省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閣臣黃玄  
極等下部擬徒至是大學士李國楮乞歸允  
放上疏言胡煥猷一布衣耳義憤勃然自今  
觀之其言有一二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  
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曹監以新橋門之  
觀允之

文華親政

崇禎元年八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  
惟茲封疆民瘼圖迴在念而邊餉積馳閭閻

久困臣工相沿尚牽情面政事必行不實徒  
誇紙上虛言故屢詔平臺時厯商確期振積  
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  
未洽咨詢有間或恭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  
工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  
理各有公署宣召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  
職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要領獻  
納閔庶政之權輿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後  
除盛暑祈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



與輔臣面加叅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  
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實事有言責者  
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恣勦說其事閔奏對  
論宜剖晰者仍候不時單宜面垂詢察核舉  
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簡  
鞠私有顯罪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  
熙績之功爾等欽哉

輔臣冢臣忠告

崇禎元年八月吏部給事章允儒疏言至愚  
極陋不足與仗節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  
輔飲恨逆璫深讐四年錮逐無日不足以死  
乃蒙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與以簡用舊臣之  
旨惟願聖明無缺自甘處罅忘言但私心踣  
躄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皇上天也  
閣臣代天宣化者也冢臣代天生物者也敢  
為閣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



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  
魏廣微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  
洪忍而中旨奪封駁之權至黃立極專取易  
者與己難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遂為固然  
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封駁  
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擔當  
而更不廢叅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臣  
亦不得交護則機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動  
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兵刑用人

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召對三叩洪鍾毋  
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章軍國苟云不  
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  
堅上意况遇聖明可無偉略所為重救時之  
相則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揚為相  
求識面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  
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  
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賈試錄奇禍今  
實封具奏自矢勿欺循例送揭已非古道况



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  
輔臣以集思廣益為心勿以踈亢而抑嘉猷  
勿以親近而增褒賞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  
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臣告者此宣  
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權  
付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筮  
鑑自王絃微推正人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  
邪人周應秋則專知媚璫納賄之人而已然  
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至今而枉且大

明冢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言恬孝以風  
屬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  
足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啓事不必游移變  
動以起講搶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  
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各省有各省之才用  
之皆皇上之才于各省之中各拔其尤而作  
平等之觀真才既得國事有賴人情自平若  
為一近水之樓臺則為一不陽之寒谷天地  
生才實難聖明遭遇不偶柰何可令偏鬱則



用宜均也逆璫初發難時所處者盡皆君子  
及其後璫意不測有因媚得處者又有人自  
應處非閔璫事者一槩蒙曰忤璫至以啓事  
反來白簡孰若嚴之未起之先而又有濁亂  
之時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踞崇班何其人  
之獨耐官爵乎則辨宜精也臣所為冢臣告  
者此

申飭大小親民官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示臨宇回念

國家無一事不倚藉經費無忽不敢辦  
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儔實係九邊庶府之  
命勞苦最甚淋煥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  
循良殫心咨懼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  
日非貪墨載途廉風絕响敲朴視為故事農  
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徒縱饜饕之腹舖行  
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虐政者亦  
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  
責者又皆膏肓積習例置官評樂逢媾之可



親仇賈白之異已抑或猥狗情面姑示調停  
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  
劾僅取備員甚者决裂隄防弁髦風憲巡訪  
而耽沉緬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教猱人誰則  
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  
者皆爾部院嚮勒先弛紀綱不立節鉞重臣  
置同郵傳牙驄法吏用及匪人卒作有成不  
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虛文  
功實由斯盡隳民生因而重困特諭爾吏

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畀  
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  
儀才堪鄉寺者無妨游歷清曹不必內外頻  
遷以節鉞為通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于考  
選時即加精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總約申  
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  
職奏請處分勿得槩填稱職以憲剛為相沿  
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  
民者不待境滿之期即時叅奏鞠核無枉朕



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  
詞而失實無忝重而處輕無置虎豹而問狐  
狸諭頒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  
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欵奉施  
行如或仍踵弊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  
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即行糾發以溺職治  
罪嗚呼狼莠盡除嘉禾滋植聿還累朝熙平  
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  
哉

臺臣進規

崇禎元年九月南御史陝嗣宗疏言皇上明  
並日月識起今古真有不可及者三第覺英  
明太露威稜頻震似恐有不自知者五請微  
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少我皇  
上以天亶聰明時親講幄博綜經史按閱章疏  
如日者宣召之頃泉湧風生口授而筆記者  
臣下應接不暇且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  
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及一也從來帝



王溺情者多我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晚  
貨利不問且側聞宮禁肅清帑藏頻發寧復  
有貫魚之寵頭金之歛者也是清心而先以  
寡慾不可及二也從來帝王恒高侈靡我皇  
上以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澣衣菲食停織省  
造云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而一  
味惜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  
自知由來談堂簾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  
象地以圓可轉圜不窮而方難與副以合今

陛下批荅不輟頤問日勤止聞臣才屢改  
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從下  
者雖云神聖莫及然已令敷陳伏凜虞救  
過不令暢所欲言其于圓轉之意何居臣恐  
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  
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鼎間有簠簋不飾  
者矣而清白自矢者多亦有頽鈍不短者矣  
而盤錯見竒者不乏今陛下一槩疑之若隱  
隱以慷慨破柱者為專擅以一言偶誤者為



不敬以陳乞補贖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  
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撥之敬禮推  
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  
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  
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造膝之談有坐論之典  
即甚不肖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上于二三大  
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逮長跪逾時偶加譴訶  
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夫心膺之地情誼  
不泯損國靈而羞朝紳其于節、臣之經何

居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  
言政戒欲速久道化成天下積弊廢弛政非  
嚴督不可然須逐件整理非可旦夕責效頃  
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  
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効乃始獨自焦勞  
是委轡而莫馬駛弛舵而責舟轉將毋愈操  
愈縱臣恐其漸流于若厥而不自知也聞之  
太陽光炤夜藏其輝雷霆迅烈冬斂其聲此  
不獨節章光而愛神明正以人主淵穆若神



意向微密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太高  
英爽時溢不患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微言  
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刷患有借振刷而小  
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患不懲貪  
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  
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英者難解臣  
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之三不  
可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天下共知臣不敢  
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  
之徵也徵

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  
一諂臣臣拂

帝責之

輔臣失體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高欽舜言前蒙皇上平  
臺召對侍班文華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間往  
往囁嚅不盡稍有所陳未必果當聖衷以致  
都俞少而詰責多藝納微而吐棄顯是惟皇  
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屢聖慮票擬  
嘗煩發改將諸輔臣作揖稱羨之用奚所表



見乎臣愚以為凝丞非庸碌可任揆席亦非  
跼蹐可居輔臣而能也謨弼是資無難改容  
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退可聽無取充位  
以妨賢聖主憂勤于上必得賢輔勤于下  
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 鹽法錢法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  
取給于鹽課而兩淮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  
八十萬從無虧逋自每引加派一錢而浮課

之橫轉滋夾帶日多引鹽日壅 年三今年  
止解二三十萬缺正課百餘萬矣國家徒受  
派餉之虛名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  
引悉停巧借之名嚴究夾帶之鑽營而另增  
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過增十五萬之引  
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  
遼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便也鹽不加多而即  
以私販之所出化為公課之所入二便也每  
引遵制限五百七十觔則夾帶弊絕不與內



商爭利而為正引導壅三便也內商不患于虧課則邊商自不困于坐守而貨本可轉以開利四便也臣謂此議當與監臣商確力行也至于錢法之行原屬生財要務竊見部臣荆之琦在南戶部創制新錢計用銅本十三萬獲入萬有奇臣讀其所議錢法之規妙得鼓鑄之法而北錢六文一分比南錢之半是鑄半而功倍也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解之費在之琦一一能舉日不待言之

贅矣

禁革小輿

降御史郁成治三級外任用成治請復京官肩輿帝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擅乘小輿曾經禁革今郁成治恣意妄請隱名竹斲好生可惡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申諭言職

崇禎元年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王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為



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黨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逆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覈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也謹及朕詰

問諉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之使人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損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之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袪濯處于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



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必飭欽哉

###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召對諸臣仍用紀注及諫官二員

### 增改勅書

崇禎元年十月以惠安伯張慶亦總督京營

舊例京營不兼捕營慶臻私入二軍中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文內閣承行中書田佳璧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糾之云往例勅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專繕寫送臣等閱過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勅稿有增入巡丁之字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胆大欺擅乞賜推問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糾兵部尚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



諭吏部都察院曰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勅書事証的確猶自屢疏誓辯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贓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隱匿不報及至平臺台對甘心欺藐併張慶臻鑽營亂制田佳壁受囑過賄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頃蒙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管一史唯專指

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同儕之事昨聞會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輒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渥之隆身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損以相易臣等與鴻訓久處踈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詫逢唐虞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



同情今乃議論交摘部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公論特霽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鹽沐翹首為鴻訓跋恩望德之不服其敢輒憑臆擬更蹈專擅之大罪乎帝意少解鴻訓得謫戍

### 秦民因饑起變

崇禎元年十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全陝地多硠确民鮮經營慨日邊疆多事

徵兵徵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一年以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興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但見五月不雨以至於秋三伏亢旱禾苗盡枯赤野青草斷烟百姓流離絡繹載道每一經過處所災民數百成羣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雒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囉張旗鳴金動以百計白晝標掠弱肉強食蓋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



為愈也適今不極救將來禍且巨測臣聞救  
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如蠲蓋賑  
濟則惠或未編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  
所敢後而蠲免尤所當先除煮粥脩救等項  
臣一面經行六郡州縣暫甦此殘黎外伏乞  
皇上伏念秦災重大關係匪輕勅下戶部覆  
議將天啓七年負欠并今歲加派地畝遼餉  
亟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  
宗祿一并寬緩不然即日取此茅篋之杖

下無益也更祈皇上勅部俯查禹曆二十一年  
并十三年全陝大荒事例慨發帑金遣官賑  
濟于以救災民而安地方異日公家之賦尤  
可望之將來如曰內帑以匱諸餉不繼蠲賑  
兩端槩靳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  
謂臣今日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票擬紀注

崇禎元年十一月給事中劉斯埭疏言臣惟  
治天下莫不以一敬為心法而皇天上帝臨



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於天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當郊  
祀之先必有善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  
典禮之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為皇王臨  
御三年以來郊祀之首舉皇上之積誠感格  
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慎重諸款見于諸臣  
之條議者詳矣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  
壇壝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  
臨時之敬為敬也又非徒齋戒肅凜于宴

聞告廟清塵儼如對越以先時之敬為敬也  
敬之義更何居乎臣以為敬天心而天心無  
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  
也求合于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  
者何在即天下之公是非所在也臣以郊祀  
之前皇上必有一二大政以感格天心即臣等  
亦可靜聽無言今去長至之辰已不過數日  
而法天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耶臣若  
不冒昧直陳見敬天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



為皇上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及得無罪  
言責之失職歟而善政之當行則又非臣一  
人之私言一人之私意也政之大者莫如用  
人今仕路之清混甚矣者病不堪者即譏彈  
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屢薦亦不能起  
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  
剝瀦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而無  
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  
乘此敬天之時猛然深思毅然斷可以執

法批鱗之大老而令其策蹇以出于都門何  
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令其沉淪以甘于豐  
草何以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  
何以庫藏當告匱之極而濫賞又取其盈其  
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欵故諸臣之諫諍  
有謂籍削如王紀滿朝薦毛士龍賈繼春等  
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陽  
熊得陽江秉謙等當起者有謂等當起者有  
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速濟者有謂太倉



光祿太僕寺之賞銀必不能過半者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過用人理財之常事而不知天心之愛惜人財與愛惜民膏專于此乎在焉皇上即不計天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耶舍此時不行其何所持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歆之易也且行之有何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裁即片時之飛傳中外臣民當有歎聲雷動而天心早已鑒之矣

名臣卹典

十一月諭已故都御史鄒元標異朝舊德服官大節先後凜然講學教忠更堪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按鄒公素慕海中丞瑞謚適相合人以為異數云

枚卜之變

崇禎元年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列名上請禮部尚書協



理詹事府事溫體仁以不與會推乃上疏糾  
禮部侍郎錢謙益謂冢臣皇上之統均也謙  
益直玩弄于股掌之上臺省皇上之耳目也  
謙益直指使于頤氣之間若使一入揆席將  
六部事權盡歸掌握六科十三道徧樹私人  
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併及  
其辛酉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關節中式事疏  
入初六日召對翌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  
行賄是實又且濫入枚卜有黨一知祖宗法

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一從公依律  
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罪責其錢千  
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當召對時體  
仁以為滿朝都是黨吏科章允儒言黨之  
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只等說臣  
猶記得昔日魏廣徵欲逐趙南星陳于廷等  
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  
子榜樣帝叱之令錦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  
接出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



護且以魏廣微比體仁將不知如何視朕狗  
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著革了  
職為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枚卜大典濫  
入匪人把持冢臣撓其職掌耿志煒房可壯  
瞿式耜梁子璠俱着回奏

御史任僕疏言自溫體仁發難而後斥者斥  
罰者罰遂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之  
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  
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惡其為謙益之黨終

不敢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  
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法者亦必準  
天下之公議而適于平竊按罪謙益者不過  
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  
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發遣一  
罰俸法如是足矣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  
關節之較媚璫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媚璫  
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枚卜自聽上裁而必欲  
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何



且請就体仁之疏平心以折之手其云但開  
錢千秋之脱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  
處質問遂致註誤此臣罪之不敢違者夫體  
仁召對時所恃以談鋒倒峽排斥諸臣者已  
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自可了况一  
日不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  
所不知於君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  
不可以曾發遣曾罰俸者結謙益千秋之局  
乎其詞曰昔日之招雖曲為謙益解脫猶成

于司官之手夫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  
出于謙益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  
足據豈必出于体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  
曰前此三面對質尚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  
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謙益寧足取信夫今日  
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堪  
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  
後信乎必轉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  
又惡用會勘會審為也且體仁一人之口又



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盡為諸臣徇情  
植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九卿  
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箴諸臣  
之口以必徇體仁之忿怒睚眦無乃太甚乎  
此真失平之論不得不拈破以佐平明之理  
臣于體仁謙益俱不職面母又指臣阿所好  
也總為用舍之關於一人小是非之關於天  
下大清一時之私是私非其關小而清千古  
之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洞斷以息議

論之紛勿使借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